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白刚◎著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白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 白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ISBN 978-7-5203-3070-1

I. ①马… II. ①白…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A811.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63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57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何为政治哲学？为何是马克思！

“政治哲学”首先是一种哲学，所以它具备哲学的基本特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哲学，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哲学应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政治哲学应该是属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区别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它与道德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等是同一层次和类型的哲学。康德之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也基本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说的，也适合于理解政治哲学。虽然政治哲学与一般哲学有区别，但决不能离开哲学来理解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分，只是哲学内部的一种自我区分，而决不是“哲学”与“非哲学”的区分。

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地和活动场所都是“城邦”，哲学的思考就围绕着与城邦生活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城邦给予哲学以空间，哲学赋予城邦以灵魂。因此，处在城邦中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之初，就具有了政治哲学的“基因”与内涵。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决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处理的是城邦事务，它追求和反思的是如何建构最佳政治秩序和过最幸福生活的问题。所以，政治哲学在本义上就是对政治事务的哲学关注，或者说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和处理政治事务，它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政治哲学发挥和凸显的是哲学的“批判性”“规范性”和“引导性”意义。应该说，政治哲学自诞生之初的这一“本义”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在古希腊，哲人们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政治事务能否解决，并不取

决于外在自然，而取决于人之“德性”，古典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德性政治”——使政治服从于德性，其前提是德性“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它着眼的是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非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高于“世俗生活”就是其具体体现。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晚期，政治哲学走向神学，特别是进入中世纪，“神权”统治一切，政治哲学就变成了“神权政治”。进入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神权交还给了人权，神权政治又变成了“民主政治”。进入20世纪，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分析哲学家们认为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之正当并不受制于德性，而取决于技术之完善。这样，在现代政治哲学这里，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都还原为了“技术问题”。古典政治哲学的“德性政治”最终变成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技术政治”，也即实现了从“政治服从于德性”到“德性服从于技术”的转变。正是在现代技术的控制下，海德格尔强调世界被技术“座架”了，阿伦特甚至认为现代性就是“计算”代替了“判断”。而这种技术控制和计算思维又无情地冲击着人心原有的道德准则和崇高感，导致人类生活日益碎片化、形式化和空洞化，也即虚无主义化。在此意义上，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陷入了危机或“死亡”。

而正是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片万马齐喑中，西方政治哲学又迎来了它的复兴，其复兴的“第一声惊雷”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正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重新崛起并开始取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而成为当今哲学的主流。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罗尔斯的《正义论》是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它标志着长期受到压抑的道德问题恢复到作为哲学研究之严肃对象的地位。也就是说，当今人们完全可以像《正义论》那样，不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讨论重大的实质性的哲学问题。对此，作为罗尔斯正义理论激烈反对者的诺奇克也不得不承认：当代的政治哲学家们要么必须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框架内展开工作，要么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的理由。在此意义上，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女王”，他甚至破天荒地强调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

在 20 世纪后期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中，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随着“哲学的政治转向”及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诉求，国内政治哲学也逐渐兴起，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哲学正在走向“政治哲学”。而马克思作为“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其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显学，从而一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哲学”阐释道路也开辟出来。实际上，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我们决不能也无法忽视和绕过的，仍然是“骨子里”就是一位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探讨阶级、国家、革命、社会、民族、共同体等问题，还是关注自由、平等、正义、公平、民主、解放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绕开”或“无视”马克思的存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乔治·G·布伦克特曾深刻指出，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1]可以说，影响当代政治哲学发展的这两项运动是同步交错进行的，而这两项运动的发展实际上也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和转变为“第一哲学”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答”，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独特拯救和超越及其“第一哲学”的意蕴也就越发凸现出来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实际上创建了一种解放的和普世的政治，这种“政治”开辟了一条从“观念政治论”到“劳动政治论”、从“解释的政治”到“批判的政治”转变的新道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是罗尔斯而是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轴心式的转折”——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的转向。为此阿伦特指出，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未特别精雕细刻，只有一些“结论性论断”：如“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但他的这些“结论性论断”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甚至“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相对而立的“一极坐标”。所以，当代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都必须解释政治理论和政治规划应该如何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和完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但正如阿伦特自己在进行“小小的马克思研究”时所言：“一解读马克思，就发现不把政治哲学的所有传统放入自己的视野，就不能探讨他。”这充分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又具有具体而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我们必须把马克思放回到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再到罗尔斯的延长线上，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实际上，从思想史入手——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确实是想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也无法绕过的“不二法门”。正是由于既将马克思放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这一“纵”的思想史中，又将马克思放到当代政治哲学视野这一“横”的问题域中，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纵横交错”中，挖掘和揭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和理论诉求，以此还原、澄明和凸显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伟大“政治形象”。

在根本而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为之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论”和“守夜明灯”，它仍然是雇佣劳动阶级的“圣经”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助产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真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解放和自由之路，他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

本文集作为“小小的马克思研究”，希望也能够引起人们对马克思的关注和期待。

白 刚

2018年5月

目 录

第一编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	(3)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8)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转向”	(21)
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批判与超越	(32)
超越启蒙：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	(45)

第二编 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

劳动、革命与自由

——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	(61)
-----------------------	--------

哲学的政治实现与政治的哲学实现

——马克思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不同路径	(72)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83)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94)

第三编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

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	(107)
作为“正义论”的《资本论》	(119)

资本、革命与自由

-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 (134)

自由的历险

- 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 (146)

自由个性的实现

- 《资本论》的“自由观” (158)

回到《资本论》：当代政治哲学的客观主义转向 (171)

《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184)

第四编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资本现象学

-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问题 (199)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217)

作为资本逻辑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230)

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哲学 (246)

《资本论》如何证明了唯物史观 (258)

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意蕴 (270)

第五编 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政治哲学

马克思与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 (283)

辩证法的历险

- 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 (295)

《资本论》的辩证法“新”在哪里 (308)

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 (321)

马克思的“生产辩证法” (329)

后 记 (340)

第一编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

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

近些年来，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当代哲学中的“显学”。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政治哲学却在并非统一的意义上被泛用：它既可以用来标榜任何一种政治意见，也可以用来描绘一种政治蓝图，还可以表达一种政治信念。也就是说，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人们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和认识。但不管怎么说，政治哲学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它在本质上都是“哲学”而非政治科学。

一 作为哲学与政治“联姻”的政治哲学

通常，人们把“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理解和定位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某个领域，属于与道德哲学、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并列的“部门哲学”。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就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且不管政治哲学是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至少关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解释都无法摆脱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解释。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地和活动场所都是“城邦”（polis）。城邦哲人在自我反思时认识到，哲学将之把握为它所寻求的事情本身的东西，涉及处于某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哲学的思考围绕着与城邦生活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处在城邦中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在此意义上，古希腊哲学自诞生之初，“哲学”与“政治”（politics，城邦生活）就紧密联结在一起，哲学是政治的“伴侣”，政治是哲学的“闺蜜”，政治哲学就是哲学与政治的“联姻”。在此基础上，英国的伯林认为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的，而美国的阿伦特也强调政治哲学必然暗含着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态度。

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这里，哲学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联姻”关系。而哲学与政治的“联姻”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深层上看，这一关系又体现的是哲学自身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所以，要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政治哲学”，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就是抓住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此，德国政治哲学家迈尔认为必须从以下四重规定来把握“政治哲学”：第一，政治哲学的对象是政治事务或人类事务；第二，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第三，政治生活的理性奠基；第四，政治哲学作为哲人的自我认识之所。^① 政治哲学的这四重规定性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分殊又贯通的整体。但从政治哲学研究主题的侧重和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来看，“政治哲学”确实又可相应区分为“政治的哲学阐释”和“哲学的政治阐释”这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实际上体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和“思辨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二 作为区别于“政治科学”的政治哲学

所谓“政治的哲学阐释”，是指用哲学的方式处理和研究政治问题，也即一种把政治——人类事务、正义而高贵的东西——视为其至关重要的内容的哲学探究。^② 在这里，“政治”表示研究主题，“哲学”表示处理方式，“政治哲学”就是政治生活的哲学辩护或政治的哲学奠基，它区别于“实证性的政治科学”。作为“政治的哲学阐释”的政治哲学，起始于苏格拉底，形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苏格拉底开始，哲学从关注自然的本性转向了关注人类自身的德性，哲学也就成了“政治哲学”。这种“政治的哲学阐释”体现的是政治哲学的“理论理性”维度，或者说是反思性、批判性维度，也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维度。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因此政治哲学的主题必须与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自由以及政府或国家相

^① [德] 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② [美] 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潘戈“导言”），张纘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同，这些目标能够提升所有人超越他们可怜的自我。所以，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可见，政治哲学自诞生之时就不是实证性的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政治”，既不是一般政治科学所说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实际呈现的政治—现实，同样也不是隶属于社会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观念，而同时又是这些不同“政治”的综合。政治哲学所关心的政治，是兼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规范性与超越性的充满悖论的政治。政治哲学所寻求的政治，是经过哲学的“透视镜”和“折射镜”反射和抽象出来的政治。只有这样以哲学的方式来探讨政治，政治哲学才可能既关怀现实的政治，又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的张力，达到“适当地”以哲学的方法“冷静地”从理论高度讨论复杂的政治事务的目的。^①在此基础上，我们说作为“政治的哲学阐释”的政治哲学，它所关注的是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哲学的政治”，而不是实证性和现实性的“具体的政治”，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哲学”而不是“实证性的政治科学”。

三 作为区别于“思辨哲学”的政治哲学

所谓“哲学的政治阐释”，是指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和研究哲学问题，也即一种以政治的（political）或者审慎的（politic）方式究问作为整体的自然——包括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的哲学探究。^②在这里，“哲学”表示研究主题，“政治”表示处理方式，“政治哲学”就是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或哲学的政治规范，它区别于“抽象性的思辨哲学”。作为“哲学的政治阐释”的政治哲学，起始于马基雅维利，延续至当代。也就是说，自马基雅维利开始，哲学又从关注德性转向了关注政制，哲学好像变成了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实际上，这里的政治哲学只是用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理性”的方式，而是用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方式处理最根本的人类事务。这种“哲学的政治阐释”，体现的是政治

① [法] 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92页。

② [美] 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潘戈“导言”），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哲学的“实践理性”维度，或者说是现实性、规范性维度，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维度。在“哲学的政治阐释”这里，依然不是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政治科学，也不是变成了抽象性的思辨哲学，而是更多体现了政治哲学不同于前两者的理论特质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方式。唯此，方能保证政治哲学在理论思辨和政治实践中保持张力和平衡。但政治哲学毕竟与抽象性的思辨哲学不同，它不仅反映现实，而且批判现实；不仅表现现实，而且超越现实。政治哲学既是否定的和批判的——揭示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各种缺点和不正义，也是肯定的和建构的——提出一种令人憧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思辨的哲学”而是“政治的哲学”，它是哲人的政治行为，并且是服务于哲学的政治行为：对哲学生活的政治保护和辩护。因此，作为“哲学的政治阐释”的政治哲学，在根本上是具有现实性的“批判哲学”而不是抽象性的“思辨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哲学的政治阐释”这一界定，才更为深刻地揭示和表明了政治哲学“作为哲学而又高于哲学”的本义。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新哲学，正是政治哲学这一本义的最高和最集中体现。

四 作为“哲学转向”的政治哲学

实际上，不管是“政治的哲学阐释”还是“哲学的政治阐释”，政治哲学在本质上都是作为“哲学”而不是“政治科学”而出现的。政治哲学一直以来就是“哲学的嫡子”（阿伦特语）。所以，政治哲学决不能被理解为哲学大观园中一个领域或特殊分支，政治哲学毋宁是哲学自身的“一种特殊的转向，是一种观看方向和提问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为哲学在整全中奠定了一种分别”^①。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在其本性上就是哲学在其自身之内“转向”了政治哲学，而不是外在“蜕变”成了政治科学。哲学的“政治哲学转向”使得哲人可以在公众面前为哲学进行政治辩护，同时又将公众的政治—道德—宗教—法律置于哲学的追问之下，以

^① [德] 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促成它们改良。因此，哲学的“政治哲学转向”，一方面要求对哲学的必然性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要求对组织良好的政治共同体的必然性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可以防止政治的辩护蜕变为一种单纯的“哲学护教学”，或者防止反过来把哲学勾连于一种政治状态，让哲学服务于某个历史时刻、宗教使命或民族复兴。一言以蔽之，防止将哲学变成任何一位“他者的女仆”。^①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在其自身之内的“政治哲学转向”，哲学才能真正达至和完成其彻底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整全性，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而成其为政治哲学。为了使哲学获得其本性及其完全的意义，我们也必须把哲学定位和理解為政治哲学，并在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规范与超越的矛盾和张力关系中推进哲学完成其“政治哲学转向”，从而使哲学在转向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最终成为既不同于“政治科学”，也不同于“思辨哲学”，而又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哲学”。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政治哲学就是在自身之内发展并完成了“转向”的“哲学”。

总之，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既不简单地是某种历史附属品，隶属于实证性的政治科学或抽象性的思辨哲学；也不是在履行某种看守或管理的职能，保存过往时代的伟大荣耀，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的木乃伊那样。^②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最根本、最棘手和最经久不息的具有原则高度的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它旨在澄清和反思各种塑造了政治科学的基本问题、基础概念和主要范畴，它是哲学自身最古老、最根本和最古典的部分。因此，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在于重申“哲学的本义”乃是一种关注城邦—政治的生活方式，或者在于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哲学”。与其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领域，不如说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和柱石。政治哲学才是真正的“第一哲学”，它是哲学关注和研究城邦—政治事务的根本宿命和历史使命的凸显和回归。

（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7月29日）

① [德] 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② [美] 史蒂芬·斯密什：《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页。

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在后人面前，一直是以多重身份存在的。但在这多重身份中，马克思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却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此，英国学者 L. 王尔德曾专门强调：“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① 随着近些年来“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赵汀阳语），政治哲学重新兴起，“哲学”实际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学”，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而在当前“哲学的政治学转向”或政治哲学的重新兴起中，作为“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其“第一哲学”的独特本质和意义就越发凸现出来了。

一 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理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发轫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②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智者学派，就开始出现了第一次“转向”，哲学由关注自然开始转向关注人和社会，也即城邦的事务，哲学开始具有了“政治”^③ 的含义。深受智者学派影响的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智者学派对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评判标

① [英] L. 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王鹏译，《世界哲学》2005 年第 5 期。

② [美]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7 页。

③ 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就来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参见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世界哲学》2007 年第 2 期。